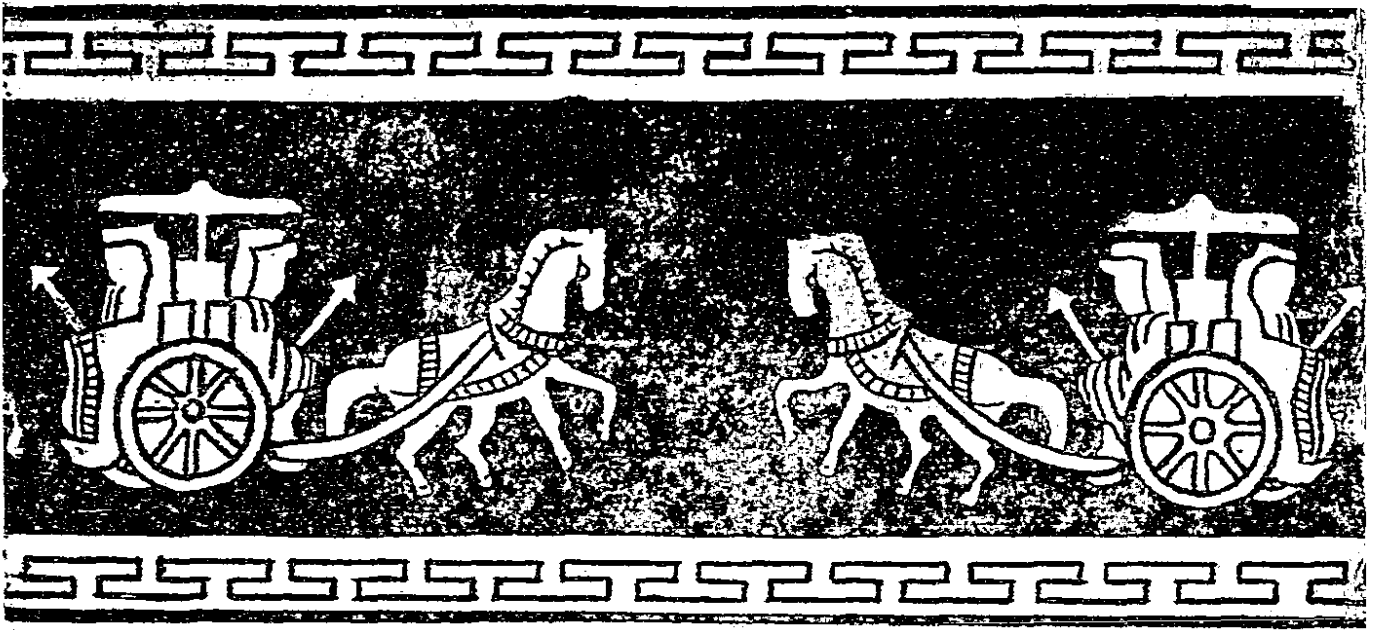


吳激予主編



王進珊著

雙照樓

中國戲曲編刊出版社



影
寫

H 514.51
20644
1131

戲曲叢書話劇輯第二種

吳激子主編

雙照樓

王進珊著

中國戲曲編刊出版社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

3400

目次

戲曲叢書序	(一)
代題詞一	(一)
代題詞二	(一)
雙照樓(一幕兩場)	(一)
除漢奸歌	(五三)
演出說明	(五四)
一、劇情	
二、排演須知	
三、人物個性及服裝	
四、道具	
五、效果及燈光	

舞台設計.....(六五)

一、平面圖

二、立體圖

後記.....(六八)

戲曲叢書序

潘公展

戲曲是生活的藝術。在進化過程中，人類創造了戲曲，欣賞着戲曲，戲曲便支配着人類的生活，而與人生不能分離。中國六經六藝皆列禮樂，西方教育亦重游藝，以民間之有社戲謠曲，宮庭之有樂部舞班；戲曲乃隨文化的發展而發展。

中國民族固為富有戲曲天才之民族，不但保持悠久而普遍的戲曲文化，對於國外戲曲，亦能儘量接受，溶化運用。卽如抗戰以來，話劇，歌劇，歌詞，曲調之發揮各自獨特的效能，為國家民族的自由獨立而搏鬥，更是顯著的事實。

但，新的中國戲曲也正如新的中國之產生一樣，隨國民革命運動而胚胎，在國難中發育，在抗戰中成長。溯自辛亥革命前後，也祇有二三十年的歷史，所以關於客觀的廣大的觀眾基礎之建立，與主觀的本位化的藝術之提高，則都還有待努力。

在這偉大的時代，非特期待着偉大的作品，更須使時代精神通過通俗的藝術，洗滌民衆

意志，激發民衆情緒，化育民衆於心領神會之中。

國固有戲曲的教育作用，亦即其傳統的社會基礎。也因為戲曲原為民衆之所有，為民衆所享受；藝術的表現力量，更能夠動民衆理解生活，改變生活，進而教育民衆，創造新的生活。因此，戲曲之與新中國，非但是教育工具，抗戰武器，更是建國的藝術。

就現實說，革命時代本是戲曲材料最豐富的時代，可歌可泣的故事，到處皆是。為發展廣大的觀衆基礎，與提高本位化的戲曲藝術，主題正確的新作品更極需要；尤其是配合政治軍事的進展，象徵新中國的光明的新內容中國風的戲曲，無疑的將成為完成民族文化復興任務的支柱。

中國戲曲編刊社本發揚三民主義文化，創造新中國戲曲藝術之旨，特選輯優秀戲曲，編刊戲曲叢書徵序於我。吾固知此種叢書之印行，必獲文化界暨全國民衆之注意與愛護，且將為大時代光榮的中國戲曲藝術之主流，因樂為綴此數語，以弁其端。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代題詞一

落葉春華日，早綴枝頭，吸露高清。恨少貞堅質，愛嚴霜小逼，隨作飄萍。當記背寒追暖，反覆太紛輕；忍喬木豐林，根殘枝禿，催向凋零。

天心好剝蘚，拚菊摧蘭折，減絕猶榮。暴雨飄風後，看豺狼末日，終息號聲。知否八公山上，草木亦寧馨？待掃葉入溷，斬荆投海，下金陵！

二

錄吳稚暉先生步汪逆光

銘菴集新詞調寄憶舊遊

代題詞二

「此豎封狼從獬狗，生平獵人如獵獸；
萬人一怒不可回，會看太白懸其首。」

汪精衛著雙照樓詩詞稿；

翼俄之共和二年之戰士

雙 照 樓

——一幕兩場——

人：陳璧君

丁默村

聽差阿貴

褚民誼

咪咪（汪女）

汪精衛

日代表喜多

時：二十八年十月十日黃昏

地：上海愚園路



(南)

開幕——

第一場

景：汪精衛寓所的一間書室，一門通內室，一門通客廳，窗外圍牆，遙隔馬路；近內室一邊的走廊，有幾扇落地長窗，窗戶上都有一重帷幕。

室內置兩面用的大寫字檯一張，檯上堆着零亂的文件，日報，有一架檯燈和電話機。室右是一張茶桌，圍着兩三張沙發，桌上的瓶花已經枯萎；室左是穿衣鏡，衣架和壁燈之類。牆上掛着汪精衛的相片框，另一邊掛着汪精衛自書的「雙照樓」三字橫額。

外邊是緊一陣慢一陣的秋風秋雨，傍晚的天色昏沉沉的。

陳璧君戴着眼鏡，撥着算盤在記賬；丁默村沈鴻的坐在沙發上，邊抽烟邊數鈔票。

聽差阿貴獻茶下。

陳（將算盤重重的一擱，卸下眼鏡。）默村，你瞧，十月份到今天才過了十天，這邊已付出了十五萬四千多，還有民隨直接從汪先生手裏拿去的不算。

丁（把鈔票裝進皮包）這也算不了什麼，要是和當初袁世凱辦籌安會的開支比起來，也就不了一個數目了。老袁爲了對付宋教仁一次就是一百幾十萬，送汪先生去法國就是二十萬，還有……

陳你別說了，現在的情勢也不比民國元二年，汪先生又不像老袁想做皇帝，這回不過……

丁固然，汪先生從前召集擴大會議，也用過幾十萬，我都知道；我說是，不過這次——

陳是羅，就是說這次的運動，在汪先生一生，實在是最後的決定，我的意思也不是說在大家的活動要上想有什麼剋扣，況且——

丁說老實話，況且這錢也不是汪先生自己掏腰包，就算是汪先生自己拿出來，警察也不怕撈不回本兒，您說是不是！汪夫人，俗語說得好，錢能通神，只要我們肯花，天下事還怕有辦不到的！

陳這話固然不錯，不過這一個月來，空氣實在太壞，這是你曉得的，六月裏汪先生在東京

答應近衛的新中央政府，不能在今天雙十節成立，阿部內閣的態度就顯然兩樣了，上個月，祇領到五十萬，這個月恐怕還要困難。而且關於正金銀行關稅收入款項四千萬元的借款也沒有消息，假如……

丁 汪夫人，這您不用操心，新中央政府的成立不過是時間問題，我保險在東京方面大多數的意見也非捧汪先生上台不可。據我看，我們目前的工作，主要的還是要加強擁汪親日運動，一面用金錢收買，一面實行恐嚇政策，您瞧這，（出一新式左輪手鎗示陳）這是最新式的，前天一共買到二百支。（故作狠毒）只要這槍，和這個，（以食指拇指作圓圈，示金錢）叫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怕東洋人不買賬嗎？

陳 我看，默村，主要的還是要製造民意，造成全國擁護汪先生的輿論。

丁 輿論當然重要，不過這件事汪先生已經交給傅海伯們去辦，——說到這方面，……

陳 他們近來到底怎麼啦？

丁 聽說爲了大滬舞場的一個舞女，弄得幾個人大吃其醋，連公博也在內，骨子里還不是爲了上海市長的問題。——他們近來態度消極的情形，汪先生曉不曉得？

(幕內室一邊，長窗上人影晃動，一男一女，像在鬧情，又像窺探。)

丁 (警覺，拔鎗戒備) 汪夫人，當心——外邊有人！

陳 (凝視片刻) 別動，大概是民誼。——喂，民誼！

(褚民誼由走廊上，手里拿着毬子，蹑蹑張了一眼，縮進去了。)

褚 汪夫人，哦！老丁也在這兒。

丁 哦，我說是誰呢，(收鎗)原來褚先生，呃，又是踢毬子。

陳 真是越老越不成器，整天鬼鬼祟祟的和咪咪在一起。

褚 嘻，沒有沒有，外邊下雨，就在走廊上，咪咪要我教她踢兩腳。汪夫人，您別不相信，

這是女子最適宜的運動。(把毬子收在衣袋里)汪先生呢？

陳 還在會着客咧！

褚 哦，老丁，說正經話，你看過今天的報紙沒有？申報，新聞報，中美日報，大美晨報，還有大陸報，字林西報，怎麼把「國民政府宣言」，「蔣委員長告國民書」，都給登出來？你曉得這個影響很大，尤其是這幾天——

陳 我也看過了，是呵，尤其是這幾天，日軍在湖北吃了敗仗，東京方面對我們的信任已經動搖的時候。

丁 據我看，這也無關大局，對於這幾家報紙，制裁總要制裁一下，不過主要的是在肅清反汪抗日份子，汪夫人，請放心，我總負責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緒 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實現汪先生的主張，捧汪先生當大總統。而且——

丁 而且要愈快愈好，是不是？乘這歐洲和戰不分的時候，不過我看，所謂主張倒在其次，最要緊的是怎樣使大總統早點上台！

（聽差阿貴給緒民誼送茶上）

陳 話是不錯，怕只怕……（見聽差，縮住話頭，揮手）喂，進去，進去！

緒 怕只怕，唉，老丁，這裏沒有外人，你有最明白的，假如——

丁 怎麼樣，你是說假如日本人不信任汪先生，停止每月的津貼，吞沒在正金銀行的一萬八千多萬關稅存款，連四千萬的借款也不答應，是不是？

緒 我，我無非是杞人憂。不過，八月間周佛海交給今井武夫帶到東京去的，「新政府成

立前所急望於日本者」，那六條保證新中央政府成立的基本條件，今天已經十月十號了，可是日本還沒有答覆。

陳 是囉，剛才我們也說起這個。

褚 我担心的是假如日本人對我們已經失望，（低聲）放棄了捧汪先生的計劃——

丁 （猶疑的）不會吧，我想。

陳 （轉念一想）不會，不會。這一層大家倒不必過分悲觀。——怪不得外邊有人說汪先生是民族失敗主義者，他還正在否認；我看你們倒真變做「新政府的失敗主義者」了。

褚 嘻嘻，這才叫做青出於藍，衣鉢相傳，不愧是汪先生的忠實信徒。

陳 哼，告訴你們吧，這邊的要求，除了四千萬借款還要磋商以外，東京已經準備全部接受。汪先生早已得到確實的消息了！

丁 （竭力迎合陳意）是嘛，你想吧，唐紹儀已經死了，吳佩孚不肯出山，王克敏，梁鴻志根本不夠資格，汪先生最近又當選了我們黨的主席，除了汪先生還有誰呢？

陳 是呵，除了汪先生這樣的寶望，這樣的地位，這樣的人物，還有誰呢！

褚 這我也都想過了，可是老實說，就是我們這個黨並沒有幾個真正的老黨員，更沒有一個民衆，這個外邊不是不知道。譬如說吧，東京看着我們的新政府的成立，遙遙無期，加之這次南北軍事上的失敗，黑矮子一氣，氣了去把溥儀捧進關來，來個復辟運轉的話——

丁 那要什麼緊，我們到那時再相機行事，擁護汪先生當內閣總理。
褚 這倒也對。

丁 老褚，根本你要曉得，歐戰開始已經一個多月，英美各國正是無暇東顧的時候，日本肯放棄這個機會嗎？——（看錶）時間不早，聽說今天晚上，抗日份子或者要游行示威，我去巡查一下。好，汪夫人，我走了，老褚，再見。（走）

（咪咪抱兒兒狗上）

咪 哦，丁先生嗎？

丁 咪咪小姐。（停）

陳 好吧，你快去吧，頂要緊的是倘若有的結隊游行的事，一定要就地解散！

丁 請放心，我知道——再見。(下)

褚 (拿出舊年，作欲欲賜) 你會了沒有？

咪 (欲接舊子) 會了。

褚 試試看！

(丁急趨上)

丁 (急促的) 汪夫人，剛才忘了一句話，今天聽到出雲艦上的朋友說，南京派達軍總司令部那方面，或者有人要來上海。這邊發着消息沒有？

陳 (訝異) 沒有喲！

褚 除了呢，大前天，不，大前天的前一天，西昆在上海，汪先生接連去會了三趟，一次都沒有見到個人影兒。我看，咱們也別管什麼南京北京吧，倒是多注意些東京的消息，還有點道理。

丁 不過我也是傳聞，沒有證實……

陳 這麼着，你有消息，再打電話來，好啦！

丁 好，我去了。(下)

褚 想起來，東洋鬼真討厭，又刁又狠，又小氣，叫人總是摸不定！——咪咪，還是來我餵的，會了沒有？這左右開弓的解數，在你們女子陽起來最便當。(作陽左右開弓勢)

咪 還是到外邊去陽吧。(扯襖欲外出)

陳 隨，隨，咪咪總是改不了這孩子氣！民誼你是她姨父，這成什麼樣子，要是轉出去！

褚 (見汪夫人不悅，忽然想起一件事似的) 噢，我想起一件事來了，老丁！老丁！(喊着奔出)

(汪精衛由客廳上，當門與褚衝個滿懷，汪跌了出去，褚連忙把他逗拉帶拉的扶起，陳璧君和咪咪聞聲上前，扶汪走進，褚慚愧的立於一旁。)

陳 怎麼哪？怎麼哪？

汪 不要緊，不要緊，民誼，你沒有碰痛嗎？

褚 沒有，沒有。

汪 外邊還有幾位客人，你去招呼招呼吧，我把腰部坐酸了。

緒是。(溜下)

咪爸爸，沒有跌壞嗎？

陳真沒有跌痛那兒嗎？

汪還好，還好。——剛才默村來談起什麼？

陳沒有談什麼，他說這幾天工作相當緊張，活動費支配完了，還要領一點款子。

汪你給他沒有？

陳給他了。

汪多少？

陳五萬。

汪唔——算起來還算默村的工作有點表現，倒不要在活動費上限制他。他還說什麼？關於今天那幾家報紙？

陳他說制裁總學制裁，不過他說這都無關大局。

汪這是什麼話，這把我們將來的國際地位根本取消了，影響太大啦！

陳 民證也是這麼說。

汪 那麼，還說什麼無關大局？

（汪煩燥，陳默默整理文件，咪咪在一角弄狗，低低的哼着外國戀歌。）

陳 （檢出一疊文件）這是佛海交來的。

汪 （披閱）你看過沒有？——呵？

陳 還沒有。——什麼？

汪 唉，華中空軍預備今天至日二十四小時輪流轟炸重慶，……

陳 這計劃怎麼啦？

汪 （沮喪）又完全失敗！

陳 （失望）失敗了？

汪 完全失敗了。報告上說，華機昇空迎擊，在川東發生激烈空戰，日機不支而退，重慶只發出空襲警報，不到兩小時就解除了。所有國慶紀念慶祝節目照常舉行，晚間有十萬人的提燈遊行。——糟！

咪咪，王先生難道不是說，上海今天也有提燈遊行，為什麼不告訴爸爸？

汪 上海也有提燈遊行嗎？

陳 (以目視咪咪，咪咪不敢再說) 噢，默村是說，恐怕今晚上海的市民要有點舉動，他已經出去巡查了。不過今天一天已經平靜過去，這晚上料想也不會有什麼了，天又在下雨，是不是？咪咪，雨還在下嗎？

咪 是的，這會兒雨下得很大。

汪 咪咪，你好準備準備，等會兒去參加海軍俱樂部的跳舞會。

咪 還早咧。

汪 上海也有提燈遊行！(繼續翻閱文件)「阿部對記者談話」，你看！(將原件交陳)

陳 (接讀)「阿部對朝日新聞記者談話，」什麼？「關於中國新中央政權，一切尚未決定」！什麼？「新中央政權，必須為一強而有力，足以負起與日本合作，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政權。」

汪 你瞧，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他，他，把近衛的諾言，平沼的協定，都要推翻嗎？

他攔着我們的要索不答應，他把我們親目的一片苦心，也一筆勾銷嗎？他，他要把我汪精衛當把戲耍一下嗎？

陳 我奇怪的這次王克敏的變卦，倒底是怎麼一回事？

汪 別提那個老混蛋，他怎麼回事，他說「先進廟門三天大」，聽說外邊有我當大總統的呼聲，他看不過，想拆台；其實他們新民會的指導部長繆斌早已表示過擁護新中央政權，無奈這個老混蛋到了南京，和梁鴻志一串，就糊塗了。就連溫宗堯那傢伙，最近也頑皮在說「新中央政權事實上無此需要」的話了。這不氣死人，這不氣死人！

（電話鈴響）

汪 （接電話）喂，我是兆銘，哦，柏生嗎？什麼？高聲的說，什麼，游行的羣衆在民國路把默村的汽車包圍了？哦，把默村打傷了！什麼？汽車也燒了！現在默村怎麼樣？哦，已經進了福民醫院。（使勁攔上話機）唉！糟！（頹然坐下，又立起，將桌上的文件翻翻，又拋開，煩燥已極。）

陳 我看你的血壓又要高起來了，這也不用作急，作急也沒用。

陳 媽，我們到福民醫院去看看丁先生吧。

汪 現在你們不能去。——怎麼辦？怎麼辦？默村是正得用的人！（燥急的在室中打轉。搓手。）

陳 默村身上有保險馬甲，還帶着鎗，我想他的受傷一定不會很重。

汪 游行，游行，什麼游行？簡直是暴動啦！——完了，完了！

陳 精衛，平靜點，我們不要灰心，你不是常說的，寧使我負天下人，不讓天下人負我。

汪 （興奮的）對！一不做，二不休，這是我最後的機會，我不能放過；是的，我不灰心，我要忍住這口氣，幹！不管他留芳百世，遺臭萬年，一定要幹出一套花樣來，好叫這班傢伙，這班羣衆都認識我汪精衛！

陳 像爸爸這樣的人，還怕不是留芳百世，名標千古！

汪 噯。

陳 爸爸不用生氣，我做爸爸的女兒多麼開心！

汪 唔。

陳 （緊接着，用聲音小聲輕輕的說）不過，爸爸說過與萬年的話，（停）說起來，怪難聽的。

我不喜歡。(擡起小嘴，頓一頓)那不變成宋朝的秦檜了嗎？

汪 胡說！

陳 秦檜有什麼比得上你爸爸？你爸爸是中國唯一的政治家。傻孩子別說傻話啦！——精衛，爲今之計，我看還是你跑一趟東京，拜會拜會阿部首相，再和近衛平沼具體的商議一下，或者帶阿咪一同去。

咪 好，爸爸，我跟您去，我去幫您的忙。

汪 不過王克敏硬要把這第七次南北政府聯席會議定月內在北京或青島舉行，這次要商議中央政治會議的人選！我也想過，祇怕去了東京就趕不上出席。

陳 那麼，就叫高宗武和周佛海跑一趟東京？

汪 不成，不成，他們不成。

咪 爸爸，還是您自己去的好。

(褚民誼上)

汪 再說罷。

褚 日本同盟社記者在外邊請汪先生發表談話。

汪 嗯。(問陳)我叫佛海擬的談話稿子送來沒有？

陳 沒有。

汪 佛海這幾天怎麼沒有見面？(問褚)他是不是又在鬧什麼鬼？

褚 似乎聽說他和丁默村衝突得很利害，我也不大清楚。

陳 不是吧，剛才默村怎麼祇說公博和佛海有點意見呢？

汪 意見，意見，到了緊急關頭，偏偏要鬧意見！

褚 同盟社的記者說，假如汪先生沒有書面談話，最好請當面談一談，他大概有幾個問題，是關於新中央政權的。

汪 新中央政權？唔，你去先替我招待一下，讓我想一想。

褚 是。噢，還有，剛才聽到重慶的播音節目，先唱的是中國戲曲編刊社主編的「罵江鼓詞」，接着一節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張主任常務理事的講演，說今年戲劇節還有一齣新戲，名字叫什麼「狐羣狗黨」，說是把我們都搬上了舞台！

汪 把我們？

陳 有我嗎？

咪 有我嗎？那裏報告的？我去聽！

楮 「中央廣播電台，XGOA」，在客廳上，在客廳上。

汪 去，快點把那收音機關了！

（楮匆匆下，咪咪悵然。）

汪 談話，談話，我都談完了。還有什麼談呢？（搓手徘徊）

陳 你把新中央政府的計劃，和各院部長人選的標準宣佈一下。順便說到取消雙十節，否認辛亥革命，連通電慰問滿洲國皇帝的事，也不妨提一提。這樣，日本人聽到，一定喜歡。

汪 對，根據將來調整日支新關係的意義和善隣友好的原則，我們要宣佈取消雙十節，另定國慶日。

（汪整衣將去，楮倉皇奔上，迎面相遇，又險些兒衝着，汪退步站定。）

楮 不好了！默村給民衆打傷了！他現在在福民醫院，有人送信來，說，傷勢不輕！

汪 早曉得了。

（三人相對默然，少頃，藉隨汪下，陳愛煩的整理着桌上文件。）

咪 媽，外邊的消息到底怎麼啦？

陳 （翻閱文件）嗯，你不懂的，別嚷嚷。——時候不早了，快去化裝，今天海軍俱樂部的跳舞會你得好好的打扮打扮，曉得嗎？

咪 我不想去，那些日本軍官怪討厭的，跳起舞來攪得死緊！上次——

陳 住嘴。——好孩子你怎麼一點不懂事，你爸爸今年已經是五十七八的人，剛才不是說過，這次是他最後的機會，現在只恐與你爸爸有利益的事，不管什麼，我們都得去做，至於跳舞，你媽是老了，談不到；討厭又算得什麼？日子營了，也就慣了。將來你爸爸還要帶你到東京去呢。

咪 那麼——

陳 好孩子別糊塗了，等你爸爸當了大總統，你就好當總統小姐，嘿，總統小姐不就等於公主嗎？來吧，我來替我們的公主上裝！

咪 這回我要帶阿花一同去。

陳 唉，怎麼帶一隻狗去參加跳舞會。快點，我們進去，喊阿貴來掃地。——阿貴！

咪 阿貴，太太喊你掃地。

（隱約聽到羣衆唱着「除漢奸的歌」，由遠而近。）

陳 聽，什麼聲音？

（聽差阿貴上）

咪 （移過圓凳，爬上，就窗口外望，）游行，游行，提燈游行。

聽 哦，太太，是一班學生，工人和做買賣的，結了隊伍，提燈游行。太太，您不曉得今天是雙十節嗎？不然的話，往年：呃，太太，您等着瞧吧，不一會兒，都要打這兒經過。

陳 （驚急）是嗎？是提燈游行的隊伍？你看着，他們向那邊走？

咪 向這邊來了，越來越近了。媽，我們到露台上去看！

聽 我說是一會兒就要到這兒來的，去看看吧，小姐，好看得很！

陳 下來！下來！快點去告訴你爸爸，羣衆要來包圍我們的住宅了！阿貴，快去叫他們關門

，開門！

（聽差下，母女慌張，將入客廳，汪精衛由客廳奔入，褚民誼緊緊跟着。）

汪 快點，快點，打電話請虹口海軍陸戰隊調隊伍來彈壓！

褚 （忙撥電話）喂，喂，那兒？我是愚園路汪公館，汪主席公館，什麼？……

陳 來不及了，來不及了！我們的衛隊呢？叫他們開鎗啲！

咪 （躲在窗口偷窺）我們的衛兵都爬上了屋，哦，爬上了圍牆，聽見嗎？他們在罵羣衆。

汪 完了，完了，我們的衛隊太少！——快，快，快，讓我講話！（奔向電話機）

陳 （顫抖着就窗口外望）不好！外邊拋進一個東西來了！（立刻蹲下）

褚 （電話機給了汪，正慌得沒有主意，聽到這話，下意識的叫了一聲）嗚呀！炸彈（伏）！

汪 炸彈嗎？

咪 不是，不是，一塊磚頭，羣衆在用磚頭打衛兵，聽着，羣衆在喊呀！

（羣衆與衛兵已鬧成一片，羣衆隔牆喊着口號：「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紀念國慶肅清漢奸」，「打殺日本軍閥的走狗汪精衛！」）

喀（在電話機旁戰慄着）不夠，不夠，一個小隊不夠，喂，起碼一個聯隊，喂，還要四輛坦

克車，用機關槍掃，用坦克車衝！不管他，來衝來殺啊，抗日份子暴動啦！……

喀衛兵在用水龍射水了，好玩喲，老褚，你來看！

褚（慢慢爬起，就窗口張望。）好啊，來看，不要緊了。

（羣衆狂呼「打倒賣國漢奸汪精衛！」，「肅清汪精衛的狐羣狗黨！」愈喊愈激烈。）

陳水龍不行，叫他們開槍，開槍喲！

汪開槍，開槍！爲什麼還不開槍？！

喀（高聲向外）衛隊聽到，開槍！開槍！對羣衆開槍！汪主席叫你們開槍啊！

（衛隊開槍，羣衆怒吼。）

汪快點把燈滅了！——聽，好了，陸戰隊的坦克車來了！

（陳開燈，汪褚外望，隔牆火炬照耀。）

（羣衆有爬上牆頭的，在和衛隊格鬥，忽發現汪等，便嚷道：「汪精衛就在這間房子里，把炸彈揀進去，把炸彈揀進去！」外邊響應着「打殺汪精衛！」，「中華民國萬歲！」）

汪 (失聲) 嗷呀！炸彈！炸彈來了！(慌張躲避。)

褚 炸彈，炸彈，真的炸彈！(連爬帶跌，逃向屋角。)

陳 伏下，伏下，大家伏下！(拖着咪咪向內室急奔。)

咪 (驚極慘叫) 啊！

(轟然一聲，炸彈在窗外爆發，火花飛迸，烟霧瀰漫，屋外馬路上機關與坦克車聲齊作，羣衆奔潰呼號。)

(暗轉)

第二場

景：與第一場同。圍牆一面的窗戶已被炸燬，隔窗可以看到倒塌的圍牆，圍牆缺口隱約的有日兵披着雨衣，守着機關槍座。

室內桌椅零亂，滿布灰土，相片框已震落，遍地斷磚殘瓦，燈光不明，陰慘慘的。雨還在下着。

陳璧君領着聽差在打掃，她拾打桌椅，聽差掃地。

聽 好危險啊！幸虧是落在窗子外邊，太太，不然的話——

陳 危險也算不了什麼，主席遇的危險可多了。

聽 可不是，幸虧落在外邊，不然的話，太太——

陳 你快些打掃吧，瞧，這裏還有一塊磚頭，哦，這裏又是碎瓦！

聽 是，太太，只有一個炸彈嗎？好兇啊！

陳 哩。

聽 幸虧只有一個炸彈，不然的話——

陳 別把灰土揚起來了，輕點吧！

聽 是，是，太太，不然的話——是啊，太太，那時候我正在廚房里，只聽得轟的一聲，不，是花拉一響——

陳 別廢話啦，快點，快點！

聽 是，太太，我只聽得花拉一響，彷彿天塌下來了，又好像誰在我的腦袋上這麼使勁的搥了一下，耳朵里嗡的一聲，兩隻眼睛前面全都發了黑，只看見金星子亂飛亂跳。

陳 把主席這架相框子檢起來，還掛在原来的地方。

聽 是，太太，我眼睛里只看見金星子亂飛亂跳。——太太，玻璃碎了，還掛嗎！

陳 那麼就擺在一邊吧。（電話鈴響）掃了地你就去看看爐子上的參湯燉好了沒有，要是好了，就請小姐端進去。

聽 是，太太，（下）

陳 (接電話) 喂，汪公館，那兒？什麼？巡捕房？噢，有幾個巡捕給流彈打傷了，什麼？死了？怎麼樣？你們要派人來踏勘出事地點，拍照片，什麼？還要會會汪先生嗎？汪先生已經睡了，明天再說吧。(擱上電話)

(咪咪上)

陳 你怎麼又出來了，不在里面侍候你爸爸？

咪 他說不要我侍候，直催着我換衣服到海軍俱樂部去，他說，他還要出來打電話呢。

陳 呃，你不曉得嗎？他今天興奮得太利害了，又受到這樣的驚嚇，全身都在發燒！

(樁民誼持一疊名片上，額上頰上都貼了橡皮膏。)

樁 有幾家報館和通訊社的記者請見汪先生。

陳 汪先生今晚不能再見客了，不能再見客了！他現在血壓很高，全身都在發燒。

樁 是，汪夫人，只是那些記者硬要會一會汪先生，他們聽了外邊的謠言，說是汪先生受了傷。

陳 什麼？——那你不會解釋嗎？

褚 是的，我解釋，我證明，他們不肯相信。

陳 笑話，汪先生一身不知遇過多少危險，那年在南京中央黨部，今年三月二十在河內，那回不都比這次危險！汪先生可還是汪先生。

（電話鈴響）

褚 （接電話）喂，那兒，中華日報嗎？哦，您是佛海嗎？還有誰呀？哦，宗武，柏生，希聖，春圃都在一起，什麼，謠言嗎，我們知道了，沒有的話，沒有的話，——

陳 （搶過話筒）是佛海嗎？我壁着喲，沒有，沒有。汪先生今天一直惦記着您，現在他已經睡了，謝謝你們，明天再談吧。……

（汪精衛由內匆匆上，頭髮鬍鬚，衣領散開，臉色蒼白。）

汪 是周佛海來的電話嗎？給我，給我，我要和他講話。（接過話機）

陳 休息啊，怎麼又出來了？

汪 不，現在不是我休息的時候。（喘吁吁的）——喂，是佛海嗎？噢，宗武柏生都在報館里，啊，今天我興奮極了，那顆炸彈嗎，可惜只打在窗子外邊，除了民誼臉上擦破了一塊

皮。

駱 不，是兩塊。

汪 噢，擦掉兩塊油皮，祇是一點輕傷，什麼事很平安，連咪咪的狗都很平安！噫，謝謝，你們不必來。——喂，海，今天真是我最高興的一個晚上，我算又逃過了一次危險！這顆炸彈使我想起了半年之前，曾仲鳴在河內犧牲的那一天，你還記得四月一日香港南華日報上我的那篇文字，喂，就是題目叫做「舉一個例」的那一篇？我在那篇文字末尾不就說過，「我這篇文字發表之後，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我會繼續曾仲鳴先生而死。」啊，危險呀，這說不定的時候，幾乎就是今天晚上！唉，我死了也就算了！……

陳 精衛，我不准你說這樣的話！

汪 （不理）我所盼望的，我死了之後，你們都能明瞭我的主張，我的主張，（喘急）……

陳 你平靜一點，好吧！

豬 汪先生您還是進去輪會兒吧。

咪 爸爸，參湯都冷了。

汪（以手攔勢，止住他們）我曉得，但是我還不懂得，中國的國民爲什麼都不了解我的主張？

從前我還有仲鳴，現在是只有你們了，唉，我真不敢再想他彌留的時候，那種痛苦的神情，我想我遲早總也有那麼一天！唉，唉！（悲痛欲狂。）

陳精衛，你怎麼啦，今天我不能讓你講話了。（上前想搶取話機。）

汪（憤怒的推開她）讓我講，讓我講，——喂，喂，民衆的示威並不能改變我的主張！我一息尚存……

（陳看着汪的瘋狂，灰心的坐在一旁，狗亂叫，咪咪哄着；褚拿着一疊名片，焦急的徘徊，陳示意，囑褚去辭客。褚悄然下。）

汪是的，是的，——什麼，宗武和希聖想停止組織政府？這是什麼話？不，不。爲實現我們的主張，臨死也得掙扎，笑罵只好由他笑罵，幹是一定要幹到底。不，不，我有把握，你們相信我。這麼着，喂，你們就照我的意思，明天在報上寫篇社論吧。不過我知道做文章也是杜然，我今後的危險必定比從前還要多，還要大，唉，唉，只是萬一我真的

死了之後，誰能繼承我的這番事業！誰來領導你們呢？（神經失常，聲淚俱下。）誰呢？還有誰呢？你們？（體力疲乏，聲調轉弱。）唉，你們都不能獨當一面，東京方面，也不會單獨信任你們……（無力的倒于椅上，話機滑落，喘急不支。）

（陳與咪咪上前扶持。）

陳 咪咪，你去把參湯熬了端過來。

（咪咪入）

汪 讓我靜一靜，讓我靜一靜。

陳 還是進去躺着吧。

（咪咪捧盞由內上）

汪 （接盞欲飲，又擱一旁）好，你們都進去。

陳 這樣下去，我看你要病了。

汪 病？我從來沒有生過病，除非政治上受了打擊，不得已托辭藉口，你還以為我是真的生病嗎？

陳 不是這麼說，醫生不是叮囑過，你身上還有幾顆子彈。

汪 子彈，子彈——不，你們進去，今晚我一定要寫一篇文章，（看鐘）瞧，已經快十點，咪咪還不到施高塔路海軍俱樂部去？那邊的日本軍官都是很有身份的人，等會兒去遲了，是沒有禮貌的。——民誼呢？

（咪咪姍姍下）

陳 （無可奈何的）在客廳里吧。（沈吟）精衛，現在我們的環境危險極了，你瞧，那炸彈擦得多準。再則民誼，佛海他們心里，我看這幾天都在動搖，獸村又給打傷了；而且日本方面——

汪 你的意思是——

陳 我想，我們值得重新考慮一下，要是萬一絕望了，我們就得乘早離開上海。對不對？

汪 （痛苦萬狀）你，你說得對。但是，現在，已經騎虎難下——今天晚上再別提這個問題吧。

陳 那麼——

汪 那麼，你去前前後後查一查，當場得力的軍警一共是多少人，就撥一筆款子，重重犒賞一下，再當面和他們講幾句話，鼓勵鼓勵。你知道，我們的性命都操在他們的手里。

陳 是囉，我去辦。你靜一靜，憩會兒。（走）

汪 還有，今天夜里要叫他們加緊戒備，牆頭上，屋頂上，都得多添幾架機關槍。

陳 曉得，曉得，這些事你不用煩心。（將入）

汪 哦，還有，還有，馬路上那些羣衆的死屍和滿地的血跡，要派人連夜打掃乾淨，（低聲）要緊的別讓外國人和新聞記者拍了照片去做證據，不然又要說我汪精衛屠殺民衆。

陳 這個，我早在下邊吩咐過了，放心，放心。（走至內門）

汪 回來，回來，還有——

陳 什麼？我說，你不用煩，安靜的憩一會兒，還有，還有，還有的事都有我哩！

汪 不是別的，還有這個窗口，和外邊的圍牆，要趕緊修好，一來做着個大窟窿，多麼危險！二來，給外人看到，也不怎麼雅觀。

陳 好了，好了，曉得的，你憩一會兒，我就來。（下）

注

(獨自凝想，徘徊至窗前，看看天色，自言自語)這夜晚，竟是漫天的秋風秋雨！(沉思，忽然若有所感的，走向寫字檯，扭亮檯燈，慢慢的翻翻報紙，抽出一張，注視着上端的重要新聞，愁苦的輕輕的讀：)「國民政府鄭重宣言」(抽了口氣續讀)「中央社重慶電，中國國民政府，於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日發表宣言如次：(低聲快讀，)民國成立迄今二十八載，念締造之不易，悼職責之匪輕，爰於國慶令旦，揭發數義，勗我軍民，(愈快愈低，或跳過數行，自「合再重行申明」起。)(溯自蘆溝橋事變，暴政以來，吾前方將士爲救民族國家而奮鬥，爲保領土主權而犧牲，前仆後繼，百折不回，英勇戰跡，光耀史冊。各地民衆忍受一切痛苦，毀家抒難，爭先恐後，擁護國策，無間始終。……(稍停)已使寇氣日戢，國威日張，最後勝利，非我莫屬。(悲哀的握拳欲擊，又無力的落下。目光游離的跳過數行，漸轉憤慨的高聲。……)至於無恥叛逆，爲敵傀儡，辱及祖先，遺累子孫，非徒人類所共棄，且爲國法所不容……(絕望的)合再重行申明，中華民國惟國民政府依法總攬治權，對內公佈法令，對外締結條約，主權完整，不容破壞。(頓)倘有漢奸集團，傀儡組織，僭竊名義，擅發文告，(慢)或竟與任何國家訂立文件，

(聲調沉重，咬牙，)任在何時，概不承認。特此宣言。(「天啊！」)將報紙狠狠的撕做一團，用力擲去，揩拭兩手，緩緩離坐。(我怎麼始終都是過着這樣的命運？是算了呢，還是仍舊幹下去呢？是幹呢，還是就此算了呢？(搖頭嘆氣搓手。))我怎麼又遇到這樣的命運！

(楮上，在門口探頭探腦，手里又是名片。)

注 (神經過敏的)民誼，什麼事？

楮 汪先生還沒有醒，哦，您又看報啦？

注 看報，嗯，看報，我要仔細的看看那篇宣言。(注視楮臉上傷痕，不自然的慘笑。)哈哈！

楮 (莫明其妙)哈哈！

注 外邊還有客嗎？

楮 是的，新申報的經理，他要請汪先生照張相片，或者題幾個字，預備明天在他們的報上，和抗日份子暴動的新聞，同時登出來。還有是大道市政府和幾個機關的代表，他們是

來應問的。剛才有一班記者來過，怕您疲勞，我都給帶走了。這幾位，（把名片遞過去）
見不見？

汪 見！見！見！你先去招待招待，說我就來。

（緒下，汪至鏡前，梳髮整裝，又用手帕擦擦臉，振作精神，從容瀟灑的走了出去。）

（冷場少頃。）

（上，東張西望，見室中無人，輕輕推開窗門，呼貓似的）「咪咪」，「咪咪」！

（咪咪換了一套漂亮晚裝，緩緩由走廊上，後面拖着小狗。）

緒 來，來，來！

咪 爸爸呢？

緒 會客，會客，別管他，我們來談談。

咪 談談，談談，一天到晚，老是談不完。

緒 此刻是正經話，今天的炸彈，你看見了沒有？轟——花，好利害的傢伙！你怕不怕？

咪 伯又怎麼樣？

緒 唉，想辦法嘛！你看得出吧，這幾天的情勢壞透了，你爸爸的事恐怕，唉，恐怕是沒有希望了。

咪 你說什麼？什麼沒有希望了？

緒 唉，就是當大總統的事啊！

咪 (驚訝) 爸爸當大總統沒有希望了？那麼，爸爸怎麼辦呢？

緒 他有他的辦法。

咪 那你作什麼急？

緒 我是說我們。

咪 我們？(指緒復自指) 我們？(瞠目視緒)

緒 (自慚，蹲下弄狗解嘲)

× × Y, × Y, × Y,

× × Y, × Y, × Y,

我姓狗。

我的名字也叫狗。(就地打了一個旋轉。)

X X Y, X Y, X Y,

看見主人，

搖搖尾巴！

咪 (好笑，又忍住) 你說哇！

褚 嘻嘻(站起來)我說，我們的咪咪這樣的年輕，長得又這樣標緻。

咪 廢話！我不愛聽。(起身欲走)

褚 慢着，慢着，話還沒有說呢。

咪 (上前伸手示褚) 蔻丹還沒有塗呢——一會兒就要出去，(欲行又止) 你再不說，我真的走了。

褚 我說，我說，規規矩矩的正經話，我看目下大勢已去，所謂自古漢奸(低聲)無不場，總有那麼一天，樹倒猢猻散，不如咱們趁早——

咪 咱們趁早？

褚 對啦，咱們倆個趁早往外國一跑！

咪 （倒退數步）到外國去。咱們倆個——我，你？（恍然，以指括臉羞之）羞！羞！羞！（說着掉頭牽狗回頭欲走。）

（陳由內上。）

陳 噫，噫，噫，我都聽到了！你們又在這里搗鬼，是嗎？真是，一個是少不更事，一個是老不成器，瞧你這孩子還不進去，等着再給你爸爸生氣！良誼也好去替汪先生送送客，得讓他早點休息了。唉！

（咪咪氣虎虎的進。）

褚 是，是，剛才我們談着這踢毽子的解數。（手口故意弄着毽子，倖倖下。）

陳 （自言自語）這是什麼日子？事情還沒有一點頭緒，性命倒幾乎送掉！（搬出賬冊，翻正算盤，正預備戴眼鏡記賬。）

（褚慌急奔上。）

褚 汪夫人，汪夫人！（氣急）

陳 （驚起）什麼事？

褚 剛才的情報——

陳 啊！什麼？情報？

褚 （稍定）剛才虹口來的消息，說是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參謀長板垣，（略頓）……

陳 （急問）西尾板垣怎麼啦？

褚 說是西尾板垣派了一位代表，今天由南京特地乘專車來到上海，還帶着東京送來的禮物。

陳 真的？你瞧，到底還是默村的消息靈通！

褚 可不是！說是即刻就要來會汪先生。汪先生說是快點把這間屋子拾打拾打！

陳 爲什麼不請他明天來！

褚 汪先生最初也是這麼說，後來知道這位代表聽說汪先生今晚受了驚嚇，要來慰問慰問，
陳 二一層說是晚上來去方便些。日本人的事，誰捉摸得定。

陳 這麼說，你就來幫我拾打吧，（指窗洞）這個怎麼辦呢？

緒 不要緊，把窗帘放下來，壁幕拉起來，（走去放下帷幕）這不就遮蓋起來了麼。

陳 （向內呼喊）阿貴！阿貴！

（聽差上）

聽 太太喊我？

陳 把沙發搬攏好，還有那架破相片框子給我拿進去，收起來。

聽 是。

緒 （走到寫字台前）還有這桌上地上的報紙，除掉把新申報留下，也都給拿進去。（走向茶桌）這瓶花也給換一換。

陳 這時候到那兒去找花？——噢，咪咪，房裏還有。（向走廊外），咪咪把你房裏插瓶的花快點兒拿來！

聽 （檢相框，自言自語）可惜了兒的！

（聽差收拾相片框與報紙下。）

（咪咪握花牽狗由走廊上，花已飄零。）

褚 這花不行吧？

咪 插在我房里頂好的。

陳 （接花插瓶）過得去，民誼你瞧，這不就行了。

褚 行，行，行——哦，來了！

陳 啊，來了？

咪 什麼？——哦！

（陳，褚摒息肅立，咪咪呆立一旁。汪蔭日代表上，聽差捧提箱尾隨。陳，褚，咪摩鞠躬，聽差灑下提箱退。）

汪 （恭敬的）這間是兄弟的書房「雙照樓」我們的機要都在這兒商議，關防很密。

日 （環視）唔，很好。

汪 這位褚民誼先生，兄弟的機要祕書。

（褚鞠躬，日頷首。）

汪 這是內人陳璧君女士。

(陳鞠躬，日領首。)

汪 這是小女咪咪。

(咪咪鞠躬，日領首莞爾。)

汪 這位是大日本派遣軍總司令部代表，與亞院聯絡部長喜多先生。——請坐。

(汪陪坐，聽差獻茶下，陳，褚，咪環立汪後。)

日 今天是貴國的國慶，本代表奉總司令和參謀長之命特地前來道賀。

汪 豈敢，豈敢。說起這個國慶，兄弟本來就不很贊成，現在時勢轉變，今天兄弟已經發表談話，申明取消了。

日 唔，不錯，聽說上海的民衆今晚有過一點騷擾，很使閣下受了一點驚嚇，我們的部保證不過，實在覺得遺憾。

汪 說不到，說不到，今兒一天都很平靜，就是剛才有幾個青年和工人的游行，已承貴國陸戰隊武裝彈壓，平靜無事。

日 所以還要特地代表總司令和參謀長，表示慰問。

汪 不敢當。

陳 我們多蒙皇軍保護，實在感激萬分！

韓 貴代表光臨，有失遠迎，當面恕罪！

日 唔，唔。——（打開提箱）這里是一套典禮服，最近才由東京專差送來，本來預備閣下在雙十節就任大總統用的。

汪 （慚愧）呃，是，是，是。

（陳，藉互視，婉措。）

日 是天皇的御賜！

汪 （肅立）謝天皇洪恩！

日 現在閣下雖然還用不着，（頓）倒不妨先穿一穿，試試尺碼，是不是合身。

汪 是，是。（忙解衣試着。）

（陳，藉，深深望着試衣。）

日 合身嗎？

汪 嘻，很合身

陳 非常合身！

褚 合身極了！

咪 像量了爸爸的尺碼去縫的。

日 (袖出一精巧照相機)就這樣，讓本代表照一張相。汪夫人和汪小姐請站攏一點。——嚙，這位，這位是褚先生吧，褚先生你臉上有點毛病，照在相片上不太像樣，呃，請到這邊來。

(褚落寞的走過一邊。日攝影。)

日 汪先生，本代表還有幾句機密，想請教請教。(以目視陳，褚等)

汪 (會意，向陳，褚，咪咪)你們進去。

(陳，褚，咪咪鞠躬退，陳與咪咪走向內室，褚走向客廳，均隱於門後竊聽。褚獨遺忘室內。)

日 板垣參謀長不久要來上海，在他未來之前，有兩個小問題，要本代表先請閣下準備答覆，或者暫時作個簡單的答覆。

汪 (虛心的)是，請教！

日 這第一個——

汪 (親切的)這第一個——

日 這第一個問題是，新中央政權的成立？

汪 (愕然)這個，這個，呃，呃，這個很簡單，大概——

日 大概，大概怎麼樣？

汪 大概不久就可以產生。只等再和北京臨時政府王委員長，南京維新政府梁院長談一談，他們有點……

日 他們有點不大贊成你閣下，是不是？

汪 不是，不是，他們還有點意見。

日 不見得吧，他們一向都是我們最相信的實行家。

注 (接着前面的語氣)再則也要等東京的答覆。

日 噫，閣下是說關於中國稅收之類的六項要求，東京還沒答覆嗎？——這事倒有一點消息。

汪 (熱望的)是全部同意嗎？

日 (嚴肅的)不，現在還談不到同意不同意。在東京方面對於將來日支新關係的調整原則，

和其他過渡辦法，已經研究過，覆文也在草擬了。據本代表所聞，倘若閣下將來的政府能夠保證善鄰友好，共同防共與經濟提攜的諸原則，圓滿實現，以及日滿在華北與內蒙國防上的特殊結合，莫說以借款形式，動用四千萬一層，可以設法以副尊意；就是江浙的統稅關稅，都好商議。——可是話又說回來了，目前新中央政府的組織，還渺無蹤影，所以這第二個問題——

汪 (啞然)是，這第二個問題？

日 第二個問題是活動費問題。現在這邊一個月是四百萬，這次代表大會是一百五十萬，另外臨時費是……這個就不說吧，這些款子閣下是怎樣支配的呢？呃，這個也不說吧，

但是閣下表現的成績——

汪 貴代表是要查這些款項的支配？特務費每月五十萬，……

目 慢來，今天聽說有位姓丁的，幾乎給民衆打死，他就是貴處負特務責任的人吧？

（陳，結，咪咪聽到都很作急。）

汪 （惶恐）沒有，沒有，噢，噢，有是有的，是汽車出事，丁默村在車上受了一點微傷。

（風吹帷幕，露出窗口窟窿。）

目 （瞥見牆洞）這是什麼？（走過去看看）哦！

汪 （窘急）噢，這兒兄弟預備開個門，進出方便些。

（汪語未了，外邊有叫賣夜報的聲音，「夜報，夜報，號外夜報，看汪精衛屠殺民衆的號外夜報！」重復的喊着走過。）

（目默默的聽着，注視窗外。）

汪 （愈窘）嘻嘻，這幾天常是下雨啊。南京也下雨嗎？

目 （似乎沒有注意汪的言語，）我們很佩服閣下，閣下可算得是中國最近三十年政治舞台上

的風雲人物。

汪 好說，好說。

日 (傲慢而鄭重的，)我們本來相信閣下可以做一位東方的佛朗哥，閣下也有獅子的雄心。

汪 (得意的學舌，)獅子的雄心。

日 閣下還有狐狸的狡滑。

汪 (不解，含糊的，)狐狸的狡滑？

日 是的，祇可惜兔子似的胆小！

汪 (迷惘的)兔子似的胆小？(沉吟)獅子的雄心，狐狸的狡滑，兔子的胆小？(忽悟)——那，那不變成了狗樣的東西了嗎？

日 哈，哈，(叭兒狗叫)我們阿部首相說，閣下比狗的花樣還多啊！

汪 這是什麼話？——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無奈事與願違，事與願違。

日 (斬釘截鐵的)我們實在很失望，很失望！

汪 (俯首無言，默默搓手)唉！

日（調侃）這也難怪，閣下的聲音有點像貓，閣下的字有點像女人，閣下的性質實在太柔細，忽伸忽縮，忽縮忽伸，有點像蚯蚓，蚯蚓，懂不懂？

汪貴代表今天的來意——

日我看閣下有點心神恍惚。

汪（無刀的疑問）啊？（沒奈何的搓着手。）

日閣下最不好的事，就是搓手，我們等到閣下開始搓手的時候，就不想和閣下談話了，——這麼着吧，這套典禮服一時還用不着，還是請脫下來，給我帶回去。

（緒，陳，咪咪窺見焦急。）

汪（汪失神的脫下典禮服，呆呆的交日。）

日（收衣）我們替你保存起來，也許比這兒安全些。（慢慢的取出一支手鎗）見過這一種式樣的嗎？昭和十四年造。

汪（大驚失色）喜多先生！（兩腿發軟，身子矮了許多，像要跪下去的樣子。）

日（板起面孔，惡狠狠的）我們也不必浪費了。（頓）主要的，今天是來告訴你一句話，

汪 (上前緊握日臂，混身顫抖，結巴的)喜——多先生！喜——

日 (掉開，高聲)喂，來人！

汪 (一個踉蹌，倒退兩步，驚叫。)啊！

(褚聞聲出現於外門，陳出現於內門，咪咪出現於走廊窗口，上一步，見日手中整齊，一齊呆住)

(聽差阿貴在褚背後探頭探腦，擠了一下。)

日 來人啲！

聽 老爺，是叫您的副官？還是喊您的衛隊？

(褚，陳，咪咪面面相覷，汪歪頭喪氣，戰慄。)

日 給我把這箱子搬到車上去。

(聽差提箱出，日後隨。)

(褚，陳，咪咪只才鬆了一口氣。)

(日走至褚旁，褚後退一步，行騎士式鞠躬禮，右手向前環抱一圈，彎腰九十度

（哭）

（有如醉如癡。）

（只走至外門，將出，停，回頭注視汪，向前一步。）

（褚，陳，咪咪一驚。汪下意識的倒退一步，輕輕的舉起雙手。）

日
（以鎗指汪，一字一頓，着力的）注意！在這支鎗膛里，給你寄存着一顆子彈——好好
的記着。這就是今天來告訴你的一句話。

（轉身至門口，又掉頭看了咪咪一眼，做鬼臉，轉笑，匆促下。）

（汪仍呆立不動，雙手微舉，垂首及胸。）

（陳，褚，咪咪一齊奔向汪，哭喪着喉嚨同喊一聲：）

陳
精衛！

咪
爸爸！

褚
汪先生！

汪
（驚覺環顧，如夢初醒，斷寢無地，擰手頓足，失聲長嘆：）呵唉！

(叭兒狗應聲而叫。)

(二十八年十月初稿)

(二十九年一月修改)

嘉露

寫詞武曲
張定和曲

除漢奸

稍快

中強

3	5 3	6	—	3	6 5	i	—	2	1 1 3 2	1 6	5 5 6 1 2	—			
除	漢	奸,		除	漢	奸;		誰	做	漢	奸,	就砍誰的頭!			
3	5 3	6	—	5	6 5	i	—	2	1 1 3 2	1 6	5 5 6 2 1 0 1 3	中弱			
除	漢	奸,		除	漢	奸;		誰	做	漢	奸,	就砍誰的頭! 就是			
5	—	3	5	6	1 5 0	6 5		1	5 6 5 6	3	— 3 0 5 3	寶			
轟		如		牛,		那忍		去	做	仇	人的	狗,			
2	3 10 3 5	6	1 5 0	6 5		2	2 3 1 3 5	祖	宗的	臉,	出盡	6	1	2	3 5
國	家, 衆	獻	速度還原	媚,	姜盡	2	2 3 1 3 5	祖	宗的	臉,	出盡	6	1	2	3 5
2	—	—	0	3	1	2	3 5	6	1 5	6	—	2	3	5 3	2 3
翻!				人	人	要	剝	漢	奸的	皮,		人	人	要	吃
i	5 1	5	—	3 5	6 5	2	—	2	2	3 5	6 1	2	2	1	—
漢	好的	肉,		殺盡	漢	奸,		使	他	一	個	也不	存	留。	

寶

中弱

演出說明

一 劇情

這是一齣歷史的醜劇。戲劇是假的，歷史是真的。

漢奸汪精衛，自二十七年年底逃出抗戰陣營，輾轉赴滬，甘心受敵利用，籌組偽中央政府。不僅出賣國家民族，並且出賣其本身，早為全國民衆所唾棄。又與老漢奸王克敏梁鴻志爭持不下，日本軍閥也識破了他的買空賣空，終於陷入衆叛親離，四面楚歌的絕境。

這是二十八年雙十節，一個秋雨綿綿的黃昏。地點是上海愚園路汪精衛的寓所。

這天，汪的劊子手丁默村得到民衆游行施威的情報，不肯爽快說出來，却用哄嚇詐騙的手段，從汪妻陳璧君手里領了一筆款子去。這里汪夫婦正在爲着敵華中空軍襲渝失敗，和內部內閣不信任他，以及王梁變卦的消息，懊喪萬分。一會兒，汪的機關報——中華日報——負責人林柏生忽然打來電話，說是丁默村在路上遇着游行隊伍，已經被民衆打傷了。外邊客廳上還有日本新聞記者在等着他發表談話。又從門客廳民誼口中得知部下明爭暗鬥的營

炸，都使她手足無措。

汪正在外邊敷衍記者，游行隊伍已包圍了他的住宅。在民衆吶喊聲中，汪急得沒法，乃向虹口日本海軍陸戰隊求救，想藉屠殺民衆，洩出心頭悶氣。可是無情的炸彈已經爆發在雙照樓的窗下了。

民衆的炸彈雖祇炸燬了窗戶和牆垣，它的威力早使漢奸喪胆。全上海都傳遍了汪已受傷的謠言，汪的黨羽如喪家之犬，一齊聚集在中華日報館探聽消息。電話中又引起汪同想到從前幾次危險，死的恐怖，使他興奮失常，不能支持。

可是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猶念念不忘催他的女兒打扮了去媚鬼子；又顧慮屠殺民衆的消息傳播開去，於他不利，打算着毀屍滅跡；一心還想和不可抗拒的命運掙扎。迷惘的再讀一遍國民政府國慶宣言，已遏不住內心的矛盾，而入於心神喪失的狀態了。

褚民誼早看到大勢已去，便想乘機拐帶汪的女兒出洋。陳璧君是心勞日絀，走投無路。王克敏的後台日人喜多偏在這時代表西尾和板垣，帶着特製的大總統禮服從南京來到上海，藉口賀節，實行羞辱，告訴汪禮服是給他預備在雙十節就職用的，弄得一窩漢奸啼笑皆非。

。喜多終於把汪團弄了一頓，直截了當的告訴他，有一顆子彈寄在他的輪渡里。然後仍舊收了禮服，揚長而去。這才是

國慶日民衆大示威；

雙照樓漢奸活現形。

二 排演須知

這戲的主題，雖在打擊漢奸；可是人物大家都很熟識，故事也可說全是事實。所以倒不在乎過分的誇張，演得自然，便能逼真。排演的時候，應該注意的是——

一、把握各個人物個性，更須透澈的了解全劇的政治意義。

二、汪的情緒在重重刺激之下，由失望而絕望，和他神經質的由歇斯底里到瘋狂的發展，正是全劇的發展。這其間，他自覺到內心的深刻矛盾，還在想用機智和運命掙扎。情節是相當懸妙，應當盡量保持濃厚的喜劇氛圍。

士。三、高潮點可以設在第一場末了的炸彈上，用炸彈的餘威貫串第二場的旋律。這旋律在全劇中是一種漸緊漸快的節奏，彷彿一根螺旋線似的，向着軸心（這里是指的在那個人物）一圈緊一圈的纏繞。又像剝筍，一層一層剝進去，終于剝得精光赤裸。

四、開場陳璧君丁默村，一個打算盤，一個數鈔票，持續約一分點，然後陳將算盤有氣無力的甩在一邊。接着兩人的對話，須說得緊湊而有聲色。為避免乾燥，可酌加動作。

五、褚民誼在戲里有不少噱頭，但不要演「油」了，免得妨礙別個角色的戲。

六、咪咪在戲里，除了她本身的戲以外，還有種「調味配色」的作用。有時台詞較少，正是她的身份所限，儘可以讓她角落里哼吟外國歌兒，弄弄哈叭狗兒。

七、各人的上下場，尤其是褚民誼上下次數較多，均須接緊，更須注意各人每次上下時的各種情緒。至於第一場最後及開幕前，各人在台上的部位，最容易混亂，可不能有半點亂。——這些都是這戲的關鍵。

八、還有這戲的效果也非常重要，如第一場民衆游行，須做得聲勢浩大，奔騰澎湃。第二場的賣夜報，則須叫得沈鬱蒼涼，顯出宵聲在深宵風雨裏迴蕩的意味。

三 人物個性及服裝

陳璧君 她是一個近五十歲的女人，微胖，世故而潑辣，常常自作聰明。着深藍色或栗殼色短旗袍，身腰衣袖都很寬大。第二場，夜深天涼，上身不妨加一件灰呢短衣。半高跟皮鞋，走起路來，脚步很重。記賬時帶眼鏡。

丁默村 三十多歲，面目清癯，中等身材。黑西裝，黑領帶，白襯衫，黑呢帽，黑皮鞋，金錶鍊掛在胸前。心里存着婦人性的狠毒，沈着之中流露浮躁。一望而知是一個流氓化的洋場惡少。

聽差阿貴 有幾歲年紀，本來是個老實人，在公館里混久了，已學會隨機應變。會在老爺太太面前賣力，也會在小姐跟前討好，只是說話嘮叨。青長衫，番布鞋，頭髮微帶花白。褚民誼 五十多歲，禿頂多鬚，下巴週圍刮得紅里泛青。一身浪子氣，舉動常和別人不同。上身白綢襯衫，棗紅領帶，外套黃鹿皮夾夾。下身草綠呢馬褲，黃皮馬靴。儼然中書翰士。

咪咪 二十幾歲，摩登小姐，帶幾分癡態。日常動作喜歡模仿好萊塢電影明星。捲髮，塗脂抹粉，穿豆沙色絲絨短袖夾旗袍，銀灰絨背心，赤腳裸腿，漏孔高跟鞋。後換黑白鑲西裝晚服，真珠項圈。

汪精衛 五十七八歲，面白無鬚，多愁善感易衝動，帶點神經質的憂鬱性；終日在矛盾中掙扎，沒有失敗，便怕失敗，已經失敗，又不承認失敗。穿暗灰色毛葛夾袍，黑馬褂，內着白襯衫，藏青西裝褲，黑皮鞋。常作瀟灑之態。

日人喜多 四五十歲，個子不高，有點小鬍子，本是特務人員，說話利落，眼光敏銳，有時像個機警的外交家，有時像個老練的軍人。穿黃呢軍服，不束皮帶，佩勳章。

四 道具

大道具

雙面大寫字檯一張

轉椅兩張

小圓桌一張

沙發兩張

圓凳一張

穿衣鏡一架

衣架一架

小道具

桌上電話機一具

檯燈一盞

文件電報一盞

二十六年十月十日上海各種中西日報十數份

賬冊兩本

算盤一把

文具數件

眼鏡一付

以上各件在寫字樓上

注書「雙照樓」橫披一幅

注相片及玻璃一架

長窗帷兩幅

壁燈一盞

壁鐘一架

以上各件在壁間

花瓶一隻

枯花一束

檀毯一條

以上各件在小圓棹上

鈔票一卷

公事包皮一隻

左輪手鎗一支

香烟一支

錶及金練一付

以上各件丁默村用

毬子一個

名片一疊

橡皮膏四條

紗布兩小塊

以上各件褚民誼用

叭兒狗二頭

玻璃杯一隻

托杯盤一隻

鮮花一束

以上各件囑用

梳子(置穿衣鏡旁)

手帕

以上各件注精衛用

茶具一套

畚箕一隻

掃帚一把

斷磚碎瓦及塵土數堆

以上各件聽差阿貴用

手提箱一隻

鑲金總統典禮服一件

小攝影機一架

手鎗一支

以上各件日人喜多用

五 效果及燈光

「秋風秋雨」 秋風用窗外樹稍搖曳象徵，雨聲用黑豆輕搖。

「長窗上人影晃動」 從後台用燈光反照。

「電話鈴響」 按捺鈴。

「衛隊開鎗」 數人用簾條竹片先後抽擊乾燥木板。

「坦克車聲」 滾木桶，或捲小場車。

「炸彈在窗外爆發，火花飛迸」 放一響花砲，並用電燈紅光助威。

「機槍聲」 用特製齒輪手搖機，或數人將竹節同時相擊亦可。

「燈光不明，陰慘慘的」 用藍光照明，並減少台上燈光。

「狗亂叫，咪咪叫不佳」 能使狗真叫最佳，口技代替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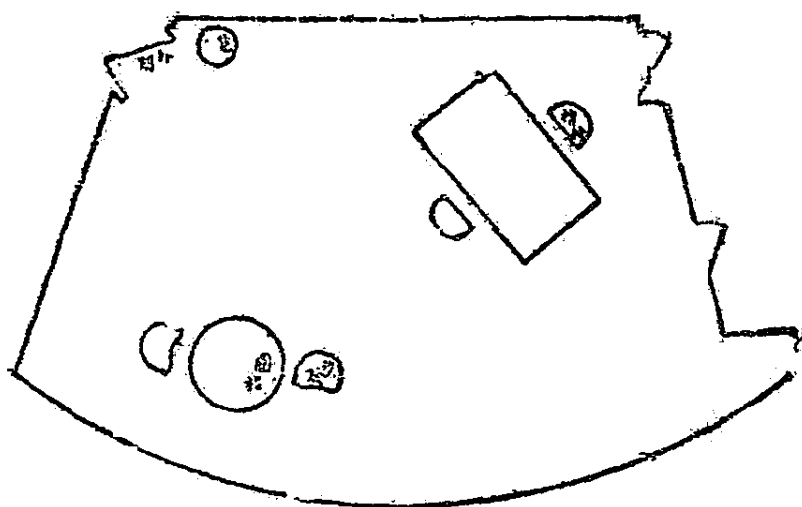
「風吹帷幕」 用電風扇。

「叭兒狗應聲而叫」，口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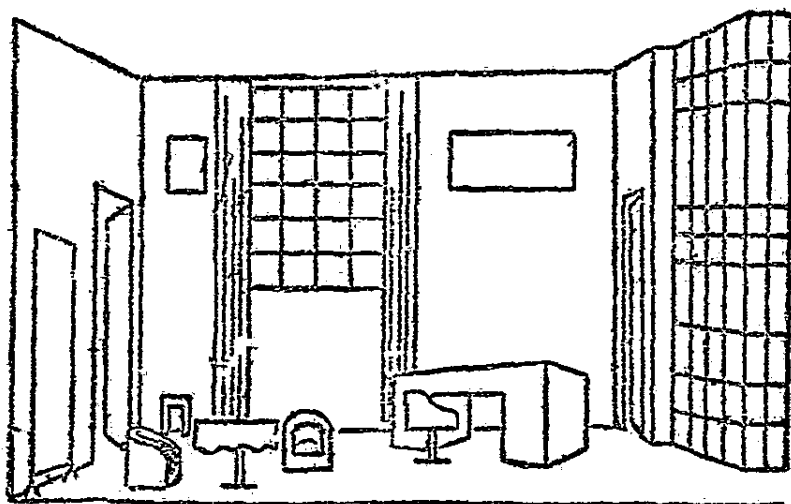
「叫賣夜報的聲響」用上海方言。

圖面平：一計設台舞

繪
圖



圖體立：二計設台舞



我最初開始寫這齣戲的動機，在是暴露一個民族敗類的醜惡和悲哀，繪漢奸，和漢奸意識以迎面的打擊；而外，我還想給將來的歷史，預寫下一條小註腳。但是我覺得這樣的寫法，對於第一次的讀者 and 觀眾，是難免不發生幾種意料之內的批評的。例如：顧慮這樣的暴露，在宣傳上是否相宜；這種內容，觀眾是否可以了解；再則這齣戲的本身，也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比一般流行的抗戰戲，又略有不同。

但，我說，這戲的故事是有的，那就是當前的民族復興運動，連我們自己也是故事里的人物，這回搬出來的，只是大故事里的一個小小場面。——揭開了黑暗的一角，在另一邊正透露出光明的呼聲。

至於理解與否的顧慮，我覺得是多餘的，除非作者在技巧上根本沒有注意；況且這戲所表現的，又是一種滿好活動的現象，那是現在一般民衆已有了概念的了解的事實。比方說吧，平劇中的三國戲，可說全部都是歷史上的政治故事，那種皮黃的唱辭，文言的道白，誰能

保證觀衆都能聽得懂呢？可是大家都了解戲里的情節，雖不知其「所以然」，也略略知其「然」，所以會發生看戲的拿斧子上台去扮演曹操的角色。這裏告訴我們的是，別怕觀衆不了解，也不用担心民衆了解得太多；就是在教育的觀點上說，隱瞞也不如暴露，把具體的事實，赤裸裸的給大家看，尤其是對於這種「人人欲得之而甘心」的漢奸，民衆的判斷，總當是正確的。

所以，當時我寫這齣戲的態度，與其說是爲宣傳的目的，倒不如說是爲歷史的趣味。而戲劇藝術的這一武器，也是應該更政治性的把握着來運用。

因爲在這個人，在政治舞台上，是最富於戲劇性的，一旦擺上戲劇舞台，必然相反的，變成一個表現着充分政治性的角色。（也可的說，這就是這個人終于走上漢奸之途的夙因，）在這齣戲里，除汪以外，每個人物，每種景象與聲音，都應該是爲着表現汪的，烘托汪的政治陰謀，及其漢奸心理而出現，而存在，而幻變。但是在演出上的理解，與人物心理的描摹，則是劇作者寫作以外的責任，而有待於導演的適當處理的。

「對民衆的宣傳，就是向敵人猛烈的進攻！」這是 總理的遺訓，是的，把握住藝術在宣

傳上的方盤，我們是更應該以暴露醜惡的決心，和打殺瘋狗的憤恨，演出這齣戲。——爲演出便利起見，附列演出說明，及舞台設計圖，藉供參攷。

本劇初稿承潘公展羅學濤吳漱予諸先生指示修正，並承馬祖武張定和兩先生爲插曲作詞製譜，並此致感。

逸珊 二十九年一月於渝

戲	曲
叢	書

中國戲曲編刊社
吳漱予主編

話劇輯第一種

狐羣狗黨

王平陵著
報紙本一元
土紙本六角

該劇原係王平陵馬彥祥二先生為去年第一屆戲劇節，申討汪逆而作之獨幕劇，台本。在重慶演出，大博好評。嗣因逆黨變化多端，噤頭層出不窮，乃由王平陵先生根據原作，大量增加最近材料，寫成三幕長劇。情節深刻離奇，繪形繪色，極盡嘻笑怒罵之能事，較前獨幕劇台本，尤為充實精彩。

歌劇輯第一種

平壤孤忠

朱雙雲著

報紙本五角 土紙本二角五分

本劇為甲午中日戰爭時左寶貴鎮守平壤至死不屈之史實，劇情慷慨激昂，聲調又鏗鏘激越，作者富于舞台經驗，故其所寫劇本，都能取得舞台效果，不僅供人紙上讀也。

中國文化服務社總經售

01636

戲曲叢書話劇輯第二種

雙 照 樓

有 著
作 權

著 者 王 進 珊

主 編 者 吳 漱 予

審 定 者 中 央 宣 傳 部

出 版 者 中 國 戲 曲 編 刊 社

重慶美專校街七號

總 經 售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三 月 初 版

一——三〇〇〇

定 價 報 紙 本 六 角
土 紙 本 三 角

82
101031

戲曲叢書
話劇輯第二種

51
14
31

新
華